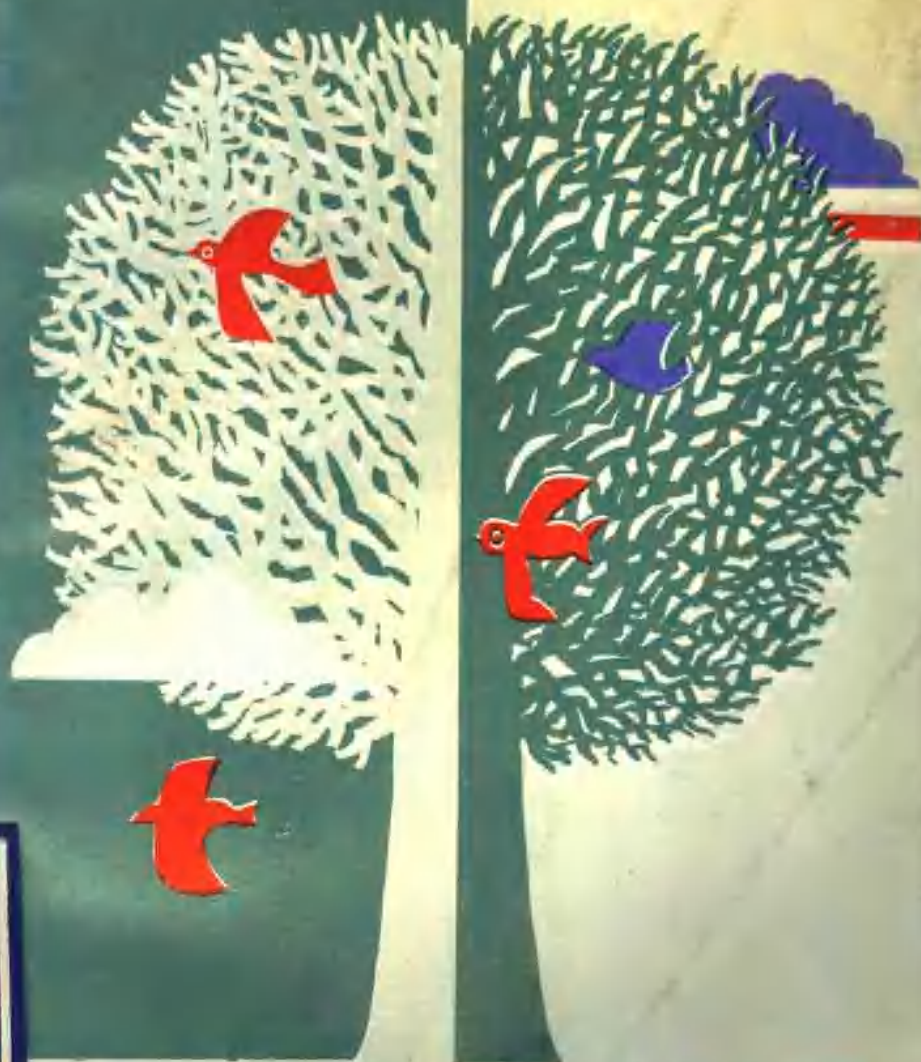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杨义彬 著
● 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无需表白的爱

WUXUBIAOBAIDEAI

[247.5 321]

无

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

爱



WUXUBIAOBAIDEAI

(豫)新登字01号

无需表白的爱

杨文彬 著 责任编辑 文蔚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125 字数181000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册

ISBN7-216-02129-7/1·224 定价4.15元

一个指头伸向门铃。

手指又收回来。

他站在门口，又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于是，那只收回来的手指，迅速而坚定地按在门铃上。

他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以此调节紧张的神情。

院子里传出一个妇女的问话：

“谁呀？”

站在门口的人张了张嘴，但没有回答。

大门开了。

“哎哟，是你呀！”开门的妇女热情地跟门口的人打招呼，“快进去吧。他在哩。”

按门铃的人点点头，小心地跟在开门妇女的身后，进了院子。

这是一个四合小院。

正房三间半，两间客厅，一间半是套间。东房两间，没

有住人，西房两间，是主人的儿子、儿媳居住。

院里砖铺的十字路，将院地分隔成四块。东面的两块，北面是苹果树，南面是梨树；西面的两块，北面是三畦西红柿，南面是两畦茄子，一畦韭菜。

九月天气，正是金秋季节。树上青枝绿叶，果红梨黄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；畦里叶肥蔓壮，红柿子紫茄子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很是招人喜爱。那一畦韭菜，齐刷刷有筷子高，水灵鲜嫩。树上的梨果，足够主人一冬一春享受，畦里的蔬菜，也足够主人一夏一秋食用。一年下来，这两项的开支，就能省下千把块钱。令人羡慕。

女主人领着客人，来到北房门口，停住脚步，低声说：

“他正跟别人说话，你跟我到里间先坐坐。”

客人又点点头。

经过客厅时，坐在沙发上的男主人，抬起头看了客人一眼，算是打过招呼，然后又和身边的人说话。

女主人把客人领进套间。这里的摆设，软件占着上风，双人床是席梦思，极富有弹性，软得舒服。一对沙发，小巧玲珑，靠背和坐垫，软得象棉花。一对枕头，松松散散，软得温柔。被子是鸭绒的当然也软和。唯一的硬件，就是窗前的梳妆台，不过颜色很淡，也给人一种软的感觉。特别是五颜六色的塑料瓶瓶里，装着这种膏，那种水，没一样硬梆梆的东西。

女主人把客人让到沙发上，然后极为熟练地打开易拉罐，把一筒杏仁奶放在客人左手旁边的茶几上。

“喝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客气甚哩！又不是生人。”

不是生人，但也不是十分惯熟。女主人和客人曾在一个轮训班学习过，时间不长，切头去尾，只有10天。算是一面之识。

“恭喜你。”女主人看着客人，笑一笑说，“你得请客。”

客人知道女主人指的是什么事，但还是愣了一下，没有表示惊喜，也没有表示谢意。

“你还不相信：我可没骗你，事情已经定了，很快就下文件。”女主人又看了客人一眼，隔着茶几将头往前凑了凑，低声说，“他对你的事情，十分关心。”

客人知道女主人所说的他是谁，点点头表示清楚：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女主人的头依然靠近客人，说，“在常委会上，不能说力排众议，可他也费了不少口舌。唉，比对我的事还上劲哩！”

客人心里明白，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，是让自己领情。在男主人的眼里，自己跟身边的这位她，根本不能划等号。尽管如此，自己也不能不识抬举，于是笑笑，笑得极不自然，极不舒心。他把杏仁奶拿在手里，端详了一下，又放回原地。淡淡地说：

“我很感谢。”

“谢甚哩！以后只要听他的话就行了。”女主人重新坐正身子，说，“他早上还说，要想见见你，巧啦，正好你来了。”

女主人侧身朝客厅里看看，其实，根本没有看见，因为她并没有特异功能，隔着墙什么也瞧不见，只是在某种情况下，习惯了这个动作。

“屁股上抹了万能胶水啦，没完没了。”女主人用手指指外间，略带埋怨的口气说，“快二十分钟了，还不走。”

“也许他们有要紧的事。”客人说，“我没事，等一等不要紧。”

“有什么紧事，屁，还不是来要官，搅得人没个清闲的时候。”女主人面呈愠色，说，“嫁给这号忙人，倒了八辈子霉了。”

客人晓得她说得并不是心里话。有人就是这样，本来对某种事情，心里十分满意，可偏要卖弄“烧包”，得了便宜要乖，说些口是心非的假话。

“当领导的没个不忙。”客人只好佯装宽心，对女主人说，“无官闹市没人问，有权深山众人找。”

女主人惬意地一笑。

“唉！”女主人叹了一口气，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满足。“一天到晚有人找，尽是伸手派，不是要官，就是要权。满意了的喜眉笑脸，没要到的出门就咒，说甚的都有。里说手里有点权，可尽为别人办事。别人忙是屁股不挨座，跑跑跳跳，还能活动活动血脉；他忙是屁股钉到椅子上了，

整天这样，迟早也要得骨质增生。我儿媳妇，早就嚷嚷着要一条项链，催了他一百二十遍，陪我到商店买一条，他光嗯嗯，到现在也没去成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，好象家里的事，都承包给我了。”

女主人这番话，我们的客人并没有听懂，这也难怪，他初涉官场，经验不足，还真以为女主人跟他说些家长理短。其实，这是一种暗示。女主人明白，身边的这位年轻人，就要“进步”了，他这个官来得太容易，简直是唾手而得。因此，女主人暗示，她缺一条项链。她经过多次的实践，终于检验出这种暗示是真理，是灵丹妙药，可以立见神效。

前一段有位副局长来求她，希望到外贸局坐头一把交椅。请她在枕头边吹吹风，玉成此事。那时，她和客人是在外间的客厅里随便聊。

“你真会收拾家，这客厅布置得多雅致。”客人说完正事以后，这样恭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真的，一点也不俗。大方。”客人似乎觉得有点露骨，于是想寻找一点不足，他抬头环视一下墙壁，终于发现了缺陷。”不过，这墙上要是有几张字画，就十全十美了。”

“哎呀！这回你可说对了。咱俩的审美观一样，前几天我在赐官巷的寄卖商店，还真发现了一幅。”

“现代人画的？”

“嗨！我才不喜欢现代派哩！是一幅旧山水画。当时我

真想买上，一看标价，唉！太贵了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块。我看不值。”

是不值，那是别人送给她的一幅清朝末年的字画。那阵子各级领导正在调整班子，机会准会有的，她便把字画标了高价，放到寄卖商店。

“千把块，也不算贵。”

“哪能跟你比，这几年搞承包，谁不知你成了万元户。我们每月就是那几个死工资，心里想买口袋里拿不出钱，只好望画兴叹。”

第二天，这位角色捧着画来了。

“你看，这张字画如何？”

“啊！跟我见过的哪张一模一样。”女主人一边欣赏，一边佯问：“怎么，你把它买了？”

“瞧你说的，我怎能干这种事，买来送你，不成了献媚讨好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家原有的。”

“君子不夺人所爱。我不要。”

“我这人喜欢谈生意，搞个外贸什么的，不爱这些古玩艺，一直在废纸堆里扔着。”

“这样的字画，不把它挂起来太可惜了，夜明珠埋在土里，有光显不出。”女主人说着低下头，故意仔细看画，然后说，“嗯，我看出来了，这幅画跟我看到的那张不一样，你看，区别在这里。”

“本来就不是一张吗，哪能一样。”

送画的角色刚出了大门，寄卖商店的电话报喜了，字画已经出手，让女主人去取钱，除过手续费，还有800元。

戏就这么演完了，从始至终并不复杂，情节很简单，但是演技极好，没有一点破绽，一丝把柄。

眼前，女主人暗示过项链以后，瞟一眼身边的客人，见反应一点也不敏捷，不强烈，本想再加强一点语气，让这位发怵的客人有深刻领会，不料，客厅里的男主人已经送走了来访者。女主人只好作罢，领着客人出来。

“我说，”在工作上，男主人是一把手，在家里女主人是头，因此，她习惯地用这种开门见山，略带主宰的口气说，“这位就是你要召见的县委书记欧阳玉同志。好，你们谈吧，我到西房里看看儿媳妇。”

女主人对暗示的技巧，熟练多了，她想用看儿媳的话题让欧阳玉加深项链的提示。

“石书记！”

欧阳玉朝要见的领导点点头，然后目送女主人出门。

“坐！”

管着八个县的灵泉市市委书记石磊，朝欧阳玉挥挥手。

欧阳玉坐下以后，石磊书记用极为关切、极为认真的眼光，把欧阳玉从头到脚看了一遍。

欧阳玉年轻，才28岁，中等身架，不胖不瘦，白净面皮，五官端正，看样子很文静，象个秀才。他是石书记管辖的八县之一，云河县文化局的副局长，是个副科级。云河县是个山区，一没有剧团，二没有文物，三没有名胜古迹，石书记虽然

到过县里几次，都是了解农业方面的事情，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，因此，没到过这个局，所以不认识。但是，这位白面郎君式的欧阳玉，组织部门已经按条件考察完毕，一切合格，将成为云河县的头面人物，县委书记。从副科级到正处级，连上三个台阶，算是破了格，青云直上了。

这是石书记的意思。

欧阳玉见八县之首的石磊如此观看自己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刚才在里间屋，他就想吸一支烟，因是在人家卧室，身边又是一位女人，没有敢抽。现在，他不知道石书记是寻找他的优点，还是发现他的缺点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于是，想抽一支烟，松动一下紧张的情绪。欧阳玉取出烟，双手恭敬地递过去，石磊摇摇头，说：

“我已经戒了。”

石磊先前也抽烟，可是报纸上、广播上、电视上，还有街上的宣传车、招贴画，到处嚷嚷抽烟没一点好处，轻者能使人过早地衰老，重者还会得可怕的癌病，号召人们戒烟。可凡夫俗子，实在不好改，因为这些人在机关里常常有不顺心的事，回到家里夫妻之间也少不了“冷战”，如果再加上忤女逆子们的不孝顺，各种烦恼便隔三岔五涌上心头，消除这些心绪的灵丹，一是酒，二是烟。象石书记这类的人物，烦恼、忧愁，轻易不敢造访，因此，他说戒烟就戒了，干脆利索。

石书记不抽，欧阳玉也不好大胆，取出的烟，暂免死刑，又送回到原来的牢地。

石书记觉得面前的这位欧阳玉，人还实在，眉宇间有一股坚韧的气质，不是那种胡论乱侃的人物。不过年纪有点轻，经验不足，能不能挑起县委书记的担子，是个问题。话又想回来，当一把手，最主要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执行党的方针，贯彻政府的政策。其他都是次要的。越是大机关，头儿越好当。办事有人安排，开会有人拟稿，大事集体研究。有的事情，今年办不了，还有下年，天长日久，谁也难不住谁。政绩显著，可以升，政绩平平，可以换单位。眼前的这位，看来还稳重，一稳克百乱，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“就让他干吧，万一不行，还可以调换。”石书记终于拿定了主意。

“石书记，”欧阳玉被书记端详得沉不住气了。“我想跟你说说自己的事。”

“不用说了，我全知道。”石书记的兴趣已有转移，他轻轻招了一下手，做了个制止对方讲下去的动作。“你的事，市委已经定了，放心吧，不会有变。我已经通知组织部门，让他们赶快下文件。”

“石书记，我是想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咱们说点别的。”石书记又看了欧阳玉一眼，热切地问，“最近见没见过周部长？”

“周部长？”欧阳玉有点纳闷，抬眼看着书记。

“怎，你不认识周部长？”石书记用手朝上指了指，“就是省里的周志清部长呀！”

“你说的是周伯伯呀。”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

“他跟我父亲是老战友，老朋友。最近，他来过一封信，说是跟你讲了我的事。”

“讲过，讲过，一点也不差。这不，全办妥了。”石书记说着，朝转椅的后背上靠了一下，又抬起右手挠了一下本来就很整齐的背头，然后得意地笑了一下。“周部长打过招呼的事，我能不快办。放心吧，文件一打印出来，你就可以走马上任。往后，常来一点，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提出来，我帮你排忧解难。”

上个月，石磊到省里开会，周部长特地到住地看他，寒暄几句以后，部长问他：

“你们那里有个云河县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县里有个干部，名字叫欧阳玉，你认识不？”

这一问把石磊问住了，他摸不清这个欧阳玉是好人还是有问题的人，部长打听，是要关照呢，还是要查问题？这年头群众可以越级上告，反映下边的问题，有些事现管的不知道，上边就怪罪下来了，查这个查那个，闹得地方官常常被动。要不，就是捎话带条子，某某人是不是可以用一下？其实，凡是吃皇粮的人，都用着哩，所谓“用一下”，就是要让提拔。部长问到的这位欧阳玉，不知属于何种类型。石磊正在考虑，是该说认识还是不认识？部长把话指明了：

“这孩子是我的一个异姓侄儿，”部长把关系说得近了許多，这一说分量就出来。“他爸爸跟我是生死朋友，跟亲

兄弟一样。唉！可惜去年过世了。他留下这么一个儿子，我能不操心！”

石磊完全明白了。他是市委书记，连这点话音也听不出来，岂不是犯傻。

“这个干部我认识，工作很不错，我们打算用一下。”

“你们看着办吧。”周部长也明白了，用不着再费什么口舌了。“年轻人嘛，担子挑重点有好处。”

既是重担，连升三级也不为过，再说，在石磊的管辖内，这也算到顶了，再升，就得到市委或市政府，办事情要适度，太冒了免不了出事。

但是，欧阳玉今天来，不是为这事。他见石书记错领会了自己的来意，赶紧纠正道：

“石书记，我的事我也听说了，非常感谢领导对我的关怀。”

“你这话可不对，关怀是关怀，但不完全是如此，任人唯贤，组织上是公事公办。”

“石书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求求你，推掉这个任命。”

“你说甚？”石书记大为吃惊。

“我不干。”

“这就怪了。”石磊心里想，“如今的人想官想得都快着了魔，你倒好，给了官不想做，莫不是嫌小？年轻人可不能人心没尽蛇吞象呀！”想到这里，他直起身子，试着问，

“你想做甚？”

“参加扶贫队，下乡。”

欧阳玉似乎思考了很久，未加考虑，就这么脱口而出。

石磊觉得好笑，如今“反潮流”战士少了，绝根了。现在好，得，冒出来一个。放着县委书记不当，要下乡扶贫，嗯，精神可嘉。

“你真这么想？”

“是。我的主意定了。”

“周部长那里让我如何说？”

“这你放心，我会写信向他解释。”

石书记重新把背靠在转椅上，闭起双眼，一边摇动转椅，一边拿主意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个问题随着转椅的转动，在他的头脑里转了几个来回以后，才停住转椅，睁开双眼，对欧阳玉说：

“这样吧，位子先给你空着，文件也暂时不下，你先下去，能干就干一阵，要是有困难，就再上来。”

临分手的时候，石磊拍着欧阳玉的肩膀，说：

“下乡扶贫，也是党的号召，下去好好干，说不定我们市要出典型哩！”

二

村子叫漫水村。

漫水村前面有一片河滩，叫漫水滩。

漫水村有98户人家。农村的家有大有小，大家有十几口人，小家只有一口人。大小家均拉下来，漫水村有420个人。

两山夹一川，漫水在当间。漫水村后面，是十几里长的一道土山梁，山上随坡就势，是一层一层的梯田，大块的五六亩，小块的有一亩半亩的，也有一分半分的。说起这里的小块地，远近流传着一个笑话：合作化那年，土地归公，丈量土地的小组，来到一个土凹，主家说这个凹里有他家一亩地，一共25块。人们丈量了一上午，数来算去，只有24块，缺了一块怎也找不见。散工时有人拿起草帽，主家才惊喜地说，找见了，帽子底下扣着的也是一块。漫水村的祖先们，为了填饱肚子，不管是凹凹还是土圪塔，用铁锨铲平就算一块地，春天种了籽儿，秋天多少能收几颗。靠天吃饭，一片土地，就是一个碗，雨水就是落到碗里的粮食。

漫水村的庄户人家，沿着山根修宅盖屋，稀稀拉拉一长溜，一个村子有三二里长，每个院子都用土坯或石头垒成围墙，每个围墙里，有的住着两三户，有的单门独户，全村有四十多个四方形的墙框框。

村子前面，是一片河滩，平常河水顺着对面的山根流，雨季时节，一发洪水，整个河滩全是水，所以叫漫水滩。这漫水滩，全是一二尺厚的淤泥，土质不算太肥，但也能长庄稼，但是，谁家也不种，为甚？怕洪水下来冲走。因为没有堤，没有坝，是一片野河滩。

漫水村的庄稼人，也跟这滩一样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在村背后的黄土坡上，顺其自然，开出一块一块旱田，顺其自然下种，平一点的地里种些玉茭、谷子，坡地里种些糜子、荞麦、莜麦，小块儿的凹地，种些山药蛋，胡萝卜。村里二百多口成年人，一年到头守着这点坡田薄地，一年倒有半年闲，闲下也没甚事做，男女老少，一堆一伙，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晒太阳，侃闲话，捉虱子。

过了漫水滩，也是一架山，跟村子背后的黄土坡不一样，是一座石头山，有四五里高，二十多里长，山上长满了松树、桦树以及一些山桃、梨果树。村里人烧饭用的柴禾，都是从这里砍伐。

县文化局副局长欧阳玉，下乡扶贫的地点就是这个漫水村。

一连几个早晨，欧阳玉扛上铁锹来这里挖坑，东一个西一个，远一个近一个，花花点点，已经挖了百十个。庄稼人